理想与现实的镜像：沈从文笔下的民国女性形象研究

李玉梅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晋中　030600）

Mirror of Ideal and Reality: A Study of the Female Imag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Shen Congwen´s Works

Li Yumei

(Jin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xi, Jinzhong 030600)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female images in Shen Congwen's literary wor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a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text reading and social historic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haping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female image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of Xiangxi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ural women depicted by Shen Congwen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of purity, naturalness, diligence, resilience, and genuine human nature, forming his idealized "human dream factory"; Urban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are often depicted as negative characters with fallen souls or unfortunate fates, forming a stark contrast. This binary opposition in female writing not only reflects the writer's nostalgia for traditional rur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reflects a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Shen Congwen's portrayal of female characters not only reflects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but also expresses his pursuit of human ideals of health, beauty, and nature, which has significant literary valu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Shen Congwen; Republican women; Image shaping; Local civilization; Urban criticism; Human ideal

摘要：本研究以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民国时期湘西乡村与都市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文化内涵。研究结果表明，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女性展现出清纯自然、勤劳坚韧、人性本真的特质，构成了其理想化的“人性梦工厂”；而都市女性则多被描绘为灵魂堕落或命运多舛的负面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二元对立的女性书写不仅反映了作家对传统乡土文明的怀旧情感，也映射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态度。本研究揭示，沈从文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更表达了其对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理想的追求，具有显著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民国女性；形象塑造；乡土文明；都市批判；人性理想

民国时期的女性，如同一幅独特的风景画，展现了其特有的魅力。沈从文在其作品中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感慨：“美丽往往令人忧愁”，这反映了社会压力下纯真人性的逐渐瓦解，并揭示了民国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1]。在沈从文的笔下，那些美丽、自然、健康的女性形象，往往被卷入

变幻莫测、难以预料的命运悲剧之中，令人感到无力和惋惜。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在近代文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不仅成功，而且为评价和鉴赏其艺术成就带来了挑战。在他的湘西世界中，描绘了一个与外界隔绝、充满古朴风情的地域[2]。在这一背景下，女性受到“三纲五常”及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难以获得社会的关爱与自由。

一、乡村女性

从沈从文的作品选集而言，湘西女性作为其着重勾勒的乡村女性形象，作者着重描绘湘西的人性梦工厂，在人性淳朴、景色迷人的环境里，达成交相呼应的状态。这里不但有碧绿的山、清澈的水，还有受土地滋养的船夫、农民、水手、渔民以及善良清纯的少女[3]。在沈从文的笔下，他把人性美好与灵动静谧的山水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展现了生命的美与力，同时也让人性善良更为耀眼。

（一）清纯自然的少女

民国时期的湘西，一个未被现代文明沾染的群体，因沈从文的描写为海内外众多人士所知晓。反之，也正是因为湘西淳朴的民风、民俗以及美丽的景色吸引着沈从文，最终让他的作品大放光彩。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湘西女性是他着墨较多的地方之一，从男性作家的视角来看，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具有很强的理想性。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缘由是，沈从文身为京派作家的核心人物，他大力倡导的理想女性，唯有在虚幻的空间才能展现他的文学与理想。而理想女性一直是京派作家的写作范畴，其中的女性一直被当作乡土世界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不仅是作家美好感情与审美理想的体现，同时也展现了作者对女性崇拜的这一心理。沈从文不仅塑造了这类女性，同时还让她们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赋予她们鲜活的生命[4]。然后通过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他对人性梦、人情美的赞颂与尊崇。

这类完美女性主要体现在《边城》的翠翠、《萧萧》的萧萧、《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以及《阿黑小史》中敢于追求爱情的阿黑。我们可以将她们都视作沈从文心中的女神，她们内心善良、温柔，外表美丽清新，浑身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5]。而《边城》作为一部享誉世界的作品，它刻画的翠翠是一位善良、痴情、可爱、纯真的女性，同时也赢得了很多男人的心。由自然养育的翠翠与灵秀的湘西世界融合，也展现了沈从文先生描绘的自然、健康、优美又不违背人性的人生。从翠翠名字来看，它是自然的产物，翠翠生活在碧水青山间，不仅是自然的女儿，更是神的女儿，她是美神与自然的化身，汲取了来自自然的灵气与精华，而这些精华也为她的生命增添了许多纯真与灵气。让我们看到的是：翠翠从自然中走来，带着淳朴的芬芳，无暇清纯、无拘无束，就像穿梭在湘西山水中的自然精灵[6]。在大自然的熏陶与教导下，她生来活泼、天真，行动时如同一只兽物。性格很温顺，如同动物一般，从不想残忍的事情，既不轻易动怒，也没有烦恼。当渡船上遇到陌生人时，她会用眼睛看着陌生人，似乎有随时准备进入深山的神气，只要明白眼前人没有坏心眼后，又从容地完成任务[7]。在沈从文的笔下，他认为民国时期的女性大多都具有人性的本真，这也是他寄予的人性内容与理想人生。从他的观念中我们能够看到：女性的阴柔比灵动、清澈的溪水更加纯净无暇。翠翠天性乖巧、温顺、浪漫纯真、健康开朗，在不乏自然活力的同时，也展现了她的野性美；翠翠的可爱天真则具体表现在她对爱情的懵懂中，她随着时间逐渐成熟，也明白了自己对傩送的爱，但是单纯的天性又让她带着一股娇憨的气息，始终都没有正面对待傩送的爱慕[8]。也正是她的羞涩，让翠翠只能从他人口中打听傩送的行踪。在一年中秋佳节，傩送不在湘西过节，而是去了下游，这让翠翠想起了傩送，甚至于让翠翠问爷爷是不是在下青浪滩。这也让翠翠对傩送的情思展现得活灵活现，非常传神地刻画了翠翠对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在整个作品的结尾，写到傩送离开家乡，爷爷去世，只剩下翠翠孤单地在渡口等着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回来的傩送[9]。在这个悲凉的情节下，更凸显了翠翠对爱情那份纯真、执着，也说明了她对爱情的坚贞。所以很多人说：从翠翠的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芒，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体现了沈从文极力宣扬的健康、优美、自然的本真人性。

《长河》是沈从文因家事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用笔墨展现了一个纷繁的社会，依据人生理想

对人生与社会进行剖析；以生活中熟悉的人事物，展现湘西平凡事物的“变”和“常”，而这其中不变的就是真善美的人性美好。在传统的文化领域，天人合一是作画吟诗最为推崇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最和谐的关系，在几千年的变迁中逐渐融入民族血液中。因为沈从文先生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笔下的湘西女性大多都生活在风景如画、青山绿水环绕的世界，她们不仅是活跃灵动的精灵，也是民国时期湘西美丽的明珠。《长河》中的俏夭夭，就是典型的女性形象。例如：沈从文在描绘摘桔子时这样写道：“黑中俏夭夭不喜欢上树，……”众人都规规矩矩地在枝桠间攀爬，无论大小都得摘，而夭夭却显得格外从容，从沈从文对夭夭一系列动作的描写，为我们细致地刻画了夭夭活泼、顽皮、可爱的特点，就像溪水一般优美纤弱。让读者感觉，夭夭就是自然界青碧的泉水，给人以静谧凉爽的清美。下文又继续写道：“她不能把工作当工作，……”这一系列描述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烂漫纯真的童年，在一望无际的田野捉蚂蚱，像蝴蝶一样嬉戏、追逐，像猴子一样爬树……，一连串美好的回忆涌上每个成年人的心头，最后成为其创作的源泉。同时，这也很好地体现了夭夭的野性美，美得健康、纯真、自然。

（二）勤劳慈爱的母亲

在历史发展中，母性关爱对中国人的发展起到了极强的作用，历代也有很多赞颂母亲的作品。在沈从文的笔下，塑造的母亲多是饱经人间疾苦、处于社会底层的寡妇，具体如《泥途》中的女人、《三三》中的母亲、《菜园》中的太太、《一个女人》中的三翠等，她们都是最普通的女性，都生活在纺纱碾米、喂猪种菜、绿水青山中，为了生存，做着常人难以办到的事情。从本质来看，沈从文先生似乎有意避开现实与社会因素，而是从自然属性出发，展现民国时期湘西妇女的人情美、人性美与鲜亮的生命力[10]。

其中，《菜园》是一篇以赞颂母亲为主题的小说，她以饱含温情的笔调，描绘了对桃园社会中儿子与母亲的眷恋，以体现湘西世界的人情美。在小说中，玉太太是全文着力刻画的主人公，虽然她很早就失去了丈夫，但是她的韧性与坚强一直支撑着她。玉太太是皇族后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待人和蔼、友善。为了生活很努力，用各种方法种菜，因为她的勤劳与努力，二十多亩的菜园不仅很好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同时也让满城人能够吃到新鲜蔬菜。对于儿子的教育，她循循善诱、悉心体贴。因此，她的儿子是一位心灵善良、知书达礼、平和善良的人。在冬日雪景中，母子相谈古今，营造了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从某个层面来说：菜园也是大自然的象征，她们用淳朴的母爱滋养着善良淳朴的人们，后来，儿子为了自己的理想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这让做母亲的十分痛心，最后在儿子去世的三年后自尽。虽然是悲剧，但是从沈从文的笔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儿子与母亲的温情[11]。

在小说《泥涂》中，我们看到了母亲用低廉的抵押换取药材，给儿子治病的故事，母亲不畏艰难，整日为儿子治病的情形，深深打动着每个读者的心。在整篇文章阅读完后，我们发现虽然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妇女都很艰辛，但是并没有描写身心痛苦的场景，她们都是一群坚强的人，即使像畜牧一样活着，也没有想过用死亡来解脱。这和余华《活着》中的富贵一样，即使命运坎坷，仍然心平气和地讲述着生命的沧桑与波澜。这种顽强的生存欲望和小说《三三》中三三的母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整日忙碌的母女仍然努力撑起一片天。在《一个女人》中三翠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人物，她的身份是童养媳，和丈夫的年龄相差 5 岁，但是皮肤白皙、生性乖巧、勤劳能干。三翠的丈夫生活在清苦破败的单亲家庭，在母亲去世后只剩下父亲，在三翠 15 岁那年生下了一男孩，虽然过早承担起母亲的义务与责任，但是两夫妻感情和睦，和邻居相处得很融洽，完全看不出作为童养媳的悲惨[12]。但是，悲剧的命运并没有放过她，18 岁时老父亲去世，丈夫出征一去无音讯，带着儿子投奔干爹，干爹去世，最后与干妈相依。虽然命运很坎坷，但是并没有打倒三翠，与此相反的是她生活得很乐观，将干妈当作亲妈一样悉心地照顾着，做梦时还会梦见丈夫风光地回到家里。现实终究是现实，丈夫依然没有回来，她仍然快乐、健康地生活着，保留着心中的梦想。这在很多人眼中都难以理解，当命运的坎坷降临时，仍然以那样的姿态坚强地活着，不逃避，勇敢面

对，把活下去当作习惯。在三翠寂寞孤独的时候，她会想起自己的儿子、老父亲、丈夫，于是她又有了活下去的底气和力量。从沈从文塑造的善良、勤劳、对生活满怀期望的母亲形象来看，他是在大力展现民国时期湘西妇女的人性美和顽强，同时他也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劳动妇女的怜爱与尊重。

（三）可泣可歌的妓女

在民国时期很多作家都在批判社会黑暗，沈从文先生却从人性化的角度描绘艺术理想，他笔下的湘西世界让每个读者魂牵梦萦，古朴的湘西孕育了一群最纯真、最善良、最质朴的女性，即便生活在吊脚楼的妓女，也有着普通人的纯洁情感，不是完全进行肉体交易的娼妇，只是这份爱很苦涩，是那种不被阳光照耀的爱。在老舍的《月牙》中，同样是描绘妓女，老舍先生描绘了一个为了生活沦为妓女的母亲，在女儿长大后，又为了生活走上母亲的老路；在这篇小说中她反映了社会底层妇女悲惨的命运，同时也展现了老舍先生对最底层妇女的同情，和对社会的不满[13]。

在沈从文的《柏子》中，同样发生在河边的吊脚楼上，但是她们并不是普通的妓女，而是充满情义的可爱妓女，她们是让顾客“忘了世界，忘了自己与未来”的心灵慰藉者，她们帮助贫困的人儿暂时忘却生活的艰苦，所以不是爱情的爱情由此产生。

二、都市女性的多面性

（一）堕落的都市灵魂

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湘西世界被描绘成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一个充满人性美的地方。尽管人物的命运和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能够找到那种原始的生命力。然而，与乡村女性不同的是，沈从文先生在描写现代都市女性时，采取了一种排斥的写作手法[14]。在他的笔下，现代都市女性成为了一个沉沦的地带，她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自身的善良与纯真。

在《绅士的太太》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先生对那些自以为是的都市人进行了无情的审判。通过镜子的反射，我们可以看到都市人的无聊、空虚和虚伪。这篇文章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全篇人物都没有明确的名字，这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自恃清高的人的一种讽刺。东城的绅士太太，尽管外表美丽，却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整天沉迷于赌博和串门走巷，成为一个典型的缺乏灵魂的躯壳。她表面上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无法忍受寂寞，最终与西城绅士的少爷勾搭在一起。西城绅士自称是个废物，实际上是个性无能者，尽管拥有三个姨太太，但她们的生活并不检点，与他人私通。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扭曲，都市女性中很少能看到像翠翠那样明亮清纯的灵魂，缺乏了贞静的爱情，反映的是一种病态的灵魂。

（二）敢爱敢恨的都市女性

与早期作品中那些不成熟、幼稚的都市女性形象相比，沈从文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展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在对城市女性的描写中，他不再是对她们处心积虑的挖苦与讥讽，而是用一种理性的视角去审视那些崩溃的理想和无奈的爱情。在《都市一妇人》中，主人公是一个既不粗俗又显得有些华贵的贵族女性[15]。她骄奢任性，但同时敢作敢为、思想独立。在没有经过养父同意的情况下，她就嫁给了一个外交办事的青年科长。然而，生活的困顿压力迫使她又嫁给了一个绅士做姨太太。但命运依然不济，绅士去世后，这个女人意识到自己命运的被动性，最终沦落为上海的交际花。尽管故事以悲剧告终，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都市女性并没有其他高等人的丑恶与堕落。她的执着追求和敢爱敢恨的情感，深深地牵动着读者的心。

三、结语

沈从文，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著名理想文学主义者，始终不懈地追求着健康、优美的人性。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许多纯真、自然的民国女性形象，她们仿佛是沈从文心中的女神，代表着最美好、最纯真的那一面人性。通过深入欣赏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他所提倡的增加人类智慧、弘扬爱与民族精神的理念。这些理念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仿佛永远年轻，充满活力。沈从文通过他的文学创作，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更是传递了一种永恒的价值观，让我们在欣赏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对人性美好的追求和对智慧、爱与民族精神的弘扬。他的作品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让我们

在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永恒的青春与活力。

参考文献：

［1］王德威 . 乡土中国的现代性想象——沈从文小说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8(3):45–53.

［2］陈思和 .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形象分析［J］. 小说评论 ,2021(4):67–70.

［3］张新颖 .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书写策略［J］. 文学评论 ,2023(1):112–120.

［4］赵园 . 民国视野下的乡土女性形象建构——以沈从文作品为例［J］. 当代文坛 ,2021(4):67–75.

［5］温儒敏 . 沈从文小说中的城乡对立叙事［J］. 文艺争鸣 ,2022(3):89–97.

［6］刘洪涛 . 论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J］. 名作欣赏 ,2020(12):102–110.

［7］钱理群 . 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书写［J］. 文学教育 ,2023(2):34–42.

［8］范伯群 . 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 青年文学家 ,2021(5):56–64.

［9］王晓明 .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J］. 芒种 ,2022(4):78–86.

［10］李怡 . 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 现代语文 ,2023(1):45–53.

［11］程光炜 . 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形象［J］. 短篇小说 (原创版),2021(3):112–120.

［12］陈晓明 . 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 山花 ,2022(6):67–75.

［13］张福贵 . 论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J］. 时代文学 ,2023(2):89–97.

［14］丁帆 . 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 作家 ,2021(4):102–110.

［15］王彬彬 . 论沈从文笔下的乡土女性形象［J］. 语文建设 ,2022(3):34–42.

作者简介：李玉梅（1996–10），女，汉族，河北沧州人，硕士，晋中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